欽定大清會典事例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八百八

刑部

刑律鬬毆 保辜限期　宮內忿爭　宗室覺羅以上親被毆　毆制使及本管長官　佐職統屬毆長官　上司官與統屬官相毆　九品以上官毆長官　拒毆追攝人

保辜限期 保養也。辜罪也。保辜。為毆傷人未至死。當官立限以保保之。保人之傷。正所以保己之罪也。○凡保辜者。先驗傷之重輕。或手足。或他物。或金刃。各明白立限。責令犯人保辜醫治。辜限內皆須因原毆之傷死者。如打人頭傷。風從頭瘡而入。因風致死之類。以鬬毆殺人論。絞其在辜限外。及雖在辜限內。原毆之傷已平復。官司文

家明白。被毆之人。別因他故死者。謂打人頭傷。不因頭瘡得風。別因他病而死者。是為他故。各從本毆傷法。不在抵命之律。若折傷以上辜內醫治平復者。各減二等。下手理直。減毆傷二等。如辜限內平復。又得減二等。此所謂犯罪得累減也。辜內雖平復。而成殘廢篤疾。及辜限滿日不平復而死者。各依律全科。全科所毆傷殘廢篤疾之罪。雖死亦同傷論。手足及以他物毆傷人者。其傷輕限二十日。平復。以刃及湯火傷人者。限三十日。折跌肢體。及破骨墮胎者。無論手足他物。皆限五十日。

○附律條例 一。鬬毆傷人。辜限內不平復。延至限外。若手足他物金刃及湯火傷限外十日

之內。折跌肢體及破骨墮胎限外二十日之內。果因本傷身死。情正事實者。方擬死罪。奏請定奪。此外一概不許濫擬瀆奏。謹案此條係原例。

○一。凡京城內外及各省州縣。遇有鬬毆傷重不能動履之人。或具控到官。或經拏獲及巡役地保人等指報。該管官即行帶領仵作。親往驗看。訊取確供。定限保辜。不許擡赴驗。儻內外該管衙門。遇有傷重不能動履之人。仍令擡驗聽候驗看者。各該上司察實指參交部議處。謹案此條係雍正四年奉旨議准。乾隆五年。纂為定例。

一。凡京城內外及各省州縣。

過有鬬毆傷重不能動履之人或具控到官或經拏獲及巡役地保人等指報該管官即行帶領仵作親往驗看訊取確供定限保辜不許擡擡赴驗如有違例擡驗者將違例擡驗之親屬與不行阻止之地保各照違令律笞五十因擡驗而致傷生者各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儻內外該管衙門遇有傷重不能動履之人仍令擡聽候驗看者各該上司察實指參交部議處謹案此條乾隆三十五年增定

一原毆傷輕不致於死越數日後或因傷風而死或因他病而死者將毆打之

人免其抵償杖一百流三千里。謹案此條康熙五十七年欽奉上諭。乾隆五年恭纂為例。 一。原毆傷輕。不致於死者。越數日後。或因傷風身死。將毆打之人免其抵償杖一百流三千里。其因患他病身死。與本傷無涉者。雖在辜限之內。仍依律從本毆傷法。謹案此條乾隆五年改定。 一。原毆傷輕。因風身死。除在保辜正限內死者。將毆打之人照例擬流。及在正限後十日外死者。止科傷罪外。其雖過正限。尚在十日之內死者。照毆人至廢疾律。杖一百徒三年。謹案此條乾隆六年增定。 一。因風身死之案。除原毆並非致命

之處。又非極重之傷。仍照舊例辦理外。如當致命之處而傷輕。或傷重而非致命之處。必死在十日以外。方准聲請依例改流。其致命重傷。及雖非致命。傷至骨斷骨損。即身死在十日以外。均不得援照因風身死之例聲請。仍依本律擬以絞抵。謹案此條乾隆四十四年定。

一因風身死之案。除原毆並非致命之處。又非極重之傷。仍照例辦理外。如當致命之處而傷輕。或傷重而非致命之處。必死在十日以外。方准聲請改流。其致命傷重。及雖非致命。傷至骨損骨斷。即死在十日以

外。仍依本律擬以絞抵。若已逾正限。尚在餘限
十日之內死者。照毆人至廢疾律杖一百徒三
年。至正限後餘限外身死者。止科傷罪。謹案此條乾隆
五十三年。將乾隆六年一。凡鬬毆之案。如原毆
並非致命之處。又非極重之傷。越數日後因風
身死者。將毆打之人免其抵償。杖一百流三千
里。如當致命之處而傷輕。或傷重而非致命之
處因風身死者。必死在十日以外。方准聲請改
流。其致命傷重。及雖非致命傷至骨損骨斷。即
因風身死在十日以外。仍依本律擬以絞抵。若

已逾破骨傷保辜五十日正限。尚在餘限二十日之內。因風身死者。照毆人至廢疾律杖一百徒三年。至正限後餘限外因風身死者。止科傷罪。其因患他病身死。與本傷無涉者。雖在辜限之內。仍依律從本毆傷法。謹案此條嘉慶六年將乾隆五年及五十三年兩條修改。併為一條。嘉慶十六年。將越數日改為越五日。杖一百流三千里下。增若死在五日以內仍依本律擬絞監候十五字。餘限二十日之內句下。增及手足他物金刃傷正限外餘限內十四字。

○一凡鬬毆傷重之人。除附近城郭。以及事簡州縣。照例正印官親詣驗看外。其離城窵遠之區。及繁冗州縣。委係不能逐起驗看者。

許委佐貳巡捕等官代往據實驗報。仍聽州縣官定限保辜。儻佐貳巡捕等官驗報不實。照例議處。如州縣官怠弛推諉。概委佐貳巡捕等官代驗。致滋捏飾等弊。仍照定例議處。謹案此條乾隆元年定。

○一。州縣承審鬬毆受傷。及畏罪自戕案件。一面撥醫調治速痊。一面訊取確供提集案犯。即行審理完結。不得以傷痊之日起限。如藉詞扣展。致有遷延拖累者。照例查參議處。謹案此條乾隆二十六年定。

○一。同謀共毆之案。如驗係傷皆致命者。無論當時過後身死。將先後下手之犯。

一併收禁解審。俟府司巡撫審定之後。再行分別交保管束。謹案此條乾隆二十六年定。二十七年和查行之一年。並無以餘人改作正兇之案。而僉解繁瑣多拖累。因奏准刪除。

○一。凡僧人逞兇斃命。死由致命重傷者。雖在保辜限外十日之內。不得輕議寬減。謹案此條係乾隆四十年遵旨定例。

○一。刃傷人至筋斷者。照破骨傷保辜五十日。謹案此條嘉慶六年定。

○恩平事例雍正四年

諭。查律載鬬毆成傷。定有保辜之限。所以重民命而慎刑罰也。聞京城內外。凡鬬毆傷人者。各該地方步軍。無分輕重。即將兩造並拘。如遇重傷之人。則用板槓

擡。先赴該旗協領報驗。次赴兩翼總尉衙門挂號。然後解送步軍統領衙門聽審。儻係應行咨部之案。則拕累之日更多。大凡被毆之人。受傷雖重。而生氣猶存。一經搖動撇移。失於調理。勞頓風吹。或致殞命。此等命案。雖係愚民好勇鬬很。而亦未必非理問各官懈忽之所致。嗣後凡係鬬毆成傷者。應分別傷痕之輕重。不能動履者禁止撇移。飭令即時加意調治。著理問衙門委官親詣驗看。使被毆之人得以安臥醫救。不致誤傷性命。其應如何定例通行之處。著三法司詳議具奏。○乾隆四年議准。嗣後鬬毆保辜案件。

令承審各官確驗傷痕。如實以刃傷人。應扣限三十日。若雖持金鐵等器傷人。未曾用刃。俱依律照他物毆人成傷。扣限二十日。〇二十六年奏准。查人命律載同謀共毆人因而致死者。以致命傷為重。下手者絞。餘人各杖一百。又例載凡同謀共毆人傷皆致命。如當時身死者。究明何傷致死。以傷重者坐罪。律例所載。本屬詳明。但兩人共毆。傷皆致命。一至抵償。一止杖責。罪名輕重。相去懸殊。歷來州縣止以一犯解勘。府司巡撫。惟憑州縣屍格所填傷痕分寸顏色。以

定正兇。往往有先下手之傷。較重於後下手之傷者。有先後兩傷相等。並有兩傷同在一處者。先後止爭呼吸。罪名即判死生。其間毫釐千里。司刑者不可不慎。是以此等案件。稍涉疑似。即干駁審。駁後覆解。吏或支離。上司自必提齊犯證。親行鞫訊。而州縣因斷獄律內。又有徒犯以上始行收禁一語。凡遇助毆餘人。罪既擬杖。概不收禁。任聽取保在外。一聞上司提審之信。保無串通書役及賄囑狡脫情弊。殊非慎重刑名之道。且州縣相沿積習。又率回護初招。在賢能

之吏。自能悉心研究。另得實情。而游移浮滑之徒。或偏執己見。或曲護前非。串供牽覆。斷所不免。與其提審於後。孰若並解於前。與其憑一犯到案之供。孰若聽兩人對質之語。既得依限趕辦。不致往返拖延。州縣亦不至朦朧審擬人命更無枉濫。嗣後同謀共毆之餘人。除無致命傷者。仍照舊例辦理外。如驗明傷皆致命者。無論當時身死。過後身死。將先後下手之人。一併收禁解審。俟巡撫審擬定案之後。發回該地方。再行取保聽候發落。在該犯業已傷人致命之處。

儻無最後下手之傷。安知不因此傷而死。即其暫繫囹圄。長途往返。自作之孽。與尋常拕累者不同。如此辦理。於律例並無更張。而兇暴之徒知所儆戒。不敢逞兇助毆。府司巡撫。更得憑對簿之真情。以成信讞。亦屬儆兇慎命之一端。

四十年奉

旨。三法司覈覆僧人悟明扎傷行濟身死一本。因在保辜限外。照例減等杖流。所擬未為允協。此案悟明先用刀扎傷行寬。及行濟聞喊趕往。悟明復持刀連扎行濟頂心肩背項頸咽喉左右多傷。行濟旋因咽喉

潰爛殞命。其死既由於致命重傷。且逾辜限僅四日。未便照常末減。況悟明係僧人。即應守戒。乃逞兇連扎二人。一死一傷。實爲很惡。仍着問擬絞候。並入於本年秋審情實。以示懲儆。嗣後內外問刑衙門。遇有僧人行兇斃命之案。俱不得輕議寬減。○道光五年

奏准。嗣後因爭鬬擅將鳥槍竹銃施放殺人。悉照以故殺論本例。擬斬監候。入於秋審情實辦理。不得仍援成案照湯火傷保辜以死在限外聲請減等。

宮內忿爭。○凡於

宮內忿爭者。笞五十。忿爭之聲徹於
御在所。及相毆者。杖一百。折傷以上。加凡鬬傷二等。
若於臨朝之
殿內。又遞加一等。遞加者。如於殿內忿爭者。加一等杖六十。其聲徹於
御在之所。及殿內相毆者。加一等杖六十徒一年。至於折傷以上。加宮內折傷之罪一等。又加凡鬬傷罪二等。共加三等。雖至篤疾。並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至死者依常律斷。被毆之人。雖至殘廢篤疾。仍擬杖一百收贖。篤疾之人與有罪焉。杖不斷財產養贍。○附律條例一。
凡太監在
紫禁城內持金刃自傷者。斬立決。在
紫禁城外

皇城内持金刃自傷者。斬監候。謹案此條雍正三年定。○一。

行營地方。管轄聲音帳房以内。謀故殺人。及鬬毆金刃殺人者。擬斬立決。謀殺人傷而不死。及鬬毆手足他物殺人者。擬絞立決。金刃傷人者。發伊犁給駐防官兵為奴。金刃自傷及手足他物傷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若在管轄聲音帳房以外。卡門以内。謀故殺人。及鬬毆金刃殺人者。亦擬斬立決。謀殺人傷而不死。及鬬毆手足他物殺人者。擬絞監候。入於情實。金刃傷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金刃自傷及手足他物傷人者。

杖一百徒三年。以上除死罪外。犯該遣罪以下者。
俱先插箭隨營示衆。其在卡門以外。謀故鬬毆殺
傷人及自傷者。均照常律辦理。○一除太監在
紫禁城內外持金刃自傷。分别斬決監候。仍照舊
例辦理外。如常人在各處當差。及各官跟役。並
內務府各項人役苑户欽工匠役等。在
紫禁城內。暨
圓明園大宮門。大東大西大北等門。及西廠等處
地方。並各處內園牆以內。謀故殺人。及鬬毆金
刃殺人者。擬斬立決。謀殺人傷而不死。及鬬毆

手足他物殺人者。擬絞立決。金刃傷人者。發伊犂給駐防官兵為奴。金刃自傷及手足他物傷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若在

紫禁城午門以外。大清門以內。暨

圓明園大宮門大東大西大北等門以外。鹿角木以內。謀故殺人。及鬬毆金刃殺人者。擬斬立決。謀殺人傷而不死。及鬬毆手足他物殺人者。擬絞監候。入於情實。金刃傷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金刃自傷及手足他物傷人者。杖一百徒三年。以上除死罪外。犯該遣罪以下者。俱枷號三月。再行發配。其

東安
西安
地安等門以內。及
圓明園鹿角木。並各內圍牆以外。謀故鬭毆殺傷
人及自傷者。均照常律辦理。不得濫引此例。謹案此二條。係嘉慶十三年遵
旨議定。道光六年。調劑新疆遣犯。將例內發伊犂爲奴俱改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二十四年。新疆遣犯照舊發往。仍復原例。
宗室覺羅以上親被毆。○凡宗室覺羅而毆之
者。雖無傷。杖六十徒一年。傷者。杖八十徒二年。折
傷以上。本罪。有重於杖八十徒二年者。加凡鬭二等。止杖一百

徒三告總麻以上（兼毆傷者）各遞加一等。（止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得

於死。入）篤疾者絞。（監候。）死者斬。（監候。目。原條）（謹案此條律皇家祖

（免以上親被毆。律文首句。凡皇家祖附免親而毆之者。乾隆二十九年奏准改定。○律）

條例　一○凡宗室覺羅在家安分。有不法之徒藉端尋釁者。仍照律治罪外。若甘自菲薄。在街市與人爭毆。如宗室覺羅止折罰錢糧。其相毆者亦係現食錢糧之人。一體折罰。定擬。毋庸加等。若無錢糧可罰。即照凡鬬辦理。（謹案此條係乾隆四十四年遵旨定例。）

○一○凡宗室覺羅與人爭毆之案。除審明宗室覺羅並未與人爭較。而常人尋釁擅毆者。

仍照例治罪外。如輕入茶坊酒肆。滋事招侮。或與人鬬毆。先行動手毆人者。不論曾否腰繫黃紅帶子。其相毆之人。即照尋常鬬毆一體定擬其宗室覺羅應得罪名。刑部按例定擬。犯該軍流徒罪者。照例鎖禁拘禁。犯該笞杖應否折罰錢糧之處。交宗人府酌量犯案情節。如情重可惡者。在宗人府實行責打。不准折罰。謹案此條係乾隆四十三年遵旨定例。

歷年事例乾隆四十二年

諭。刑部等衙門奏審擬護軍藍翎長博爾洪阿與閒散覺羅德豐互相鬬毆一案。尚未平允。博爾洪阿因找

尋同旗護軍兵保。昏黑中誤認德豐為所尋之護軍。呼喚老六。並非有心輕視。乃德豐輒與在街爭鬬互毆。實屬多事。刑部等衙門將博爾洪阿照犯時不知之例。與德豐同擬杖責。而一則革去錢長鞭責。一則僅予折罰錢糧。俱照例辦理。而輕重懸殊。未為公當。且國家議親之典。專指宗室覺羅在家安分。或有不法之徒藉端尋覺者而言。若在街市與人爭毆。則已自甘菲薄。下同齊民。其擬罪不當復有所區別。或所犯情節不至甚重。尚可毋庸加責治罪。但當使相毆之人。亦就輕律同科。庶不致有所偏倚。若如刑部等

所擬。恐宗室覺羅見有干犯之者。不論事理輕重。先被斥革鞭責。而彼僅折罰月糧。損己少而損人多。自為得計。勢必倚恃護符。肆行無忌。轉非國家優恤成全之意。此案博爾洪阿毋庸革退鞭責。亦照德豐之例折罰錢糧八箇月。以昭允協。嗣後此等案件均照此辦理。著為令。○四十三年

諭。此案刑部宗人府會審。將實適高二照毆傷覺羅律擬以杖徒。覺羅嶸蘭太寶興照不應重律擬杖折罰。所辦尚未允協。常人毆辱宗室覺羅律有專條者。固欲使齊民之不敢輕褻天潢。亦陰示宗室之各當律

身自重也。若宗室覺羅並不與人爭較。而常人輒敢毆及。自當照律科罪。若宗室覺羅先已尋釁毆人。其人因而還手。則是宗室覺羅不知愛惜。自取其辱。即當以鬪毆論。彼此同科。不應更為區別。且宗室覺羅各有養贍錢糧。尤宜在家安分。若輕入茶坊酒肆。已自失其尊貴體面。本無足惜之人。儻復滋事招侮。行同無賴。又豈可曲加優異乎。至向以曾否拴繫黃紅腰帶為分。雖亦別嫌明微之意。但恐宗室覺羅因有此例。轉恃黃紅腰帶為護符。動輒毆人。肆混毫無顧忌。所為愛之適以害之也。況宗室覺羅犯該笞杖者。

例當准以折罰錢糧。已存議親之典。更何必多其條例。導之犯法乎。嗣後審擬此等案件。如宗室覺羅並未生事。常人擅行毆及者。自當照例以杖徒問擬。若係宗室覺羅先行動手者。即照尋常鬬毆論。其曾繫黃紅腰帶與否。竟不必論。庶共知儆畏。各以禮義自閑。期無負朕教誨成全之意。

毆

制使及本管長官　凡朝臣奉

制命出使。而所在官吏毆之。及部民毆本屬知府知州知縣。軍士毆本管指揮千百戶。若吏卒毆本部

五品以上長官。杖一百徒三年。傷者杖一百流二千里。折傷者絞。（監候。不言篤疾者。亦止於絞。）若吏卒毆六品以下長官。各（兼毆與傷及折傷而言。）減五品以上（罪）三等。（軍民吏卒）毆佐貳官首領官。又各遞減一等。（佐貳官減長官一等。首領減佐貳一等。如軍民吏卒減三等。各罪輕於凡鬬。及與凡鬬相等。皆謂之）減罪輕者。加凡鬬（兼毆與傷及折傷）一等。篤疾者絞。（監候。）死者（不問制使長官佐貳首領。並）斬。（監候。）若流外（雜職）官及軍民吏卒。毆非本管三品以上官者。杖八十徒二年。傷者。杖一百徒三年。折傷者。杖一百流二千里。毆傷（非本管）五品以上官者。減（三品以上罪）二等。若減罪

輕於凡鬬傷及毆傷九品以上至二品六官者。各加凡鬬傷二等。不言折傷篤疾至死者。皆以凡鬬論。其公使人在外毆打所在有司官者。罪亦如之。亦縣毆非本管官之品級科罪。從毆就所屬上司拘問。如統屬州縣官毆知府。同依毆長官本條。減吏卒二等。若上司官小。則依下條上司官與統屬官相毆科之。首領毆衙門長官。同依毆長官本條減吏卒二等。若毆本衙門佐貳官。兩人品級與下條凡品以上官同。則依下條科之。若品級不與下條同。則止依凡鬬。如佐貳首領自相毆。亦同凡鬬論罪。○謹案本管指揮千百戶。雍正三年改本管官。

附律條例

一。凡因事聚衆。將本管官及公差勘事催收錢糧等項一應監臨官。毆打綁縛者。俱問罪。不分首從。屬軍衛者。發極邊衛分充軍。屬有司

者。發邊外為民。若止是毆打。為首者俱照前充軍。為民問發。若是為從與毀罵者。武職並總小旗。俱改調衛所。文職並監生生員冠帶官吏與承差知印。革去職役為民。軍民舍餘人等。各枷號一月發落。其本管並監臨官與軍民人等飲酒賭博宿倡。自取陵辱者。不在此例。謹案此條係承例。雍正三年奏准。總小旗三字改總隊。俱改調衛所五字。舍餘二字俱刪。乾隆五年刪知印二字。發落上增仍照律擬斬五字。至三十六年奏准例內所列情節。與軍民因事鬨堂塞署聚衆毆官各條相同。但發充軍。與現行之例不符。此條刪。

○一。凡軍民人等。毆死在京現任官員。照毆死本管官律擬斬監候。若

謀死者擬斬立決。○一。八旗兵丁。並無私讎別故。因管教將本管官戳死者。本犯即行正法。妻子發遣黑龍江。領催族長各鞭一百。若閒散及護軍披甲人記讎。將該管官動兵刃致傷者。本犯即行正法。妻子免發遣。領催族長各鞭五十。若殺死者。領催族長各鞭八十。係官交部議處。其平日不能管教之該管各官。交部分別議處。

謹案以上二條。均係雍正三年定。

○一。部民軍士吏卒犯罪在官。如有不服拘拏。不遵審斷。或懷挾私讎。及假地方公事。挺身鬨堂逞兇。殺害本官者。拏獲之

日。無論本官品級及有無謀故。已殺者。不分首從皆斬立決。已傷者。為首照光棍例斬決。為從下手者絞候。其聚眾四五十人者。仍照定例科罪。其於非本屬本管本部各官有犯。或該管官任意陵虐。及不守官箴自取侮辱者。各按其情罪輕重。臨時酌量比引辦理。（謹案此條乾隆二十三年定。）

一。軍民人等毆傷本管官。及非本管官。如係邂逅干犯。或與軍民人等飲酒賭博宿倡自取陵辱者。俱照律例定擬外。其有衅起索欠等事。本非理曲。因而有犯者。各照毆傷應得流徒原律。

酌減二等問罪。其自行取辱之職官。交部議處。

謹案此條係乾隆二十八年遵旨議定

一。軍民人等毆傷本管官及非本管官。如係邂逅干犯。照律問擬流徒。或本管官與軍民人等飲酒賭博宿倡自取陵辱者。俱照凡鬬定擬。其有釁起索欠本非理曲。因而有犯者。各照毆傷應得流徒原律酌減二等問罪。其自行取辱及負欠之職官。交部議處。

謹案此條嘉慶六年修改。

○一。凡兵丁謀故殺本管官之案。若兵丁係犯罪之人。而本管官亦係同犯罪者。將該兵丁照例擬斬監候。請

旨即行正法。鬬毆殺者。仍擬絞監候。如本管官與兵丁一同犯罪。致將兵丁殺死者。仍按凡人謀故鬬殺各本律科斷。謹案此條係嘉慶十六年遵旨議定。

○歷年事例

乾隆二十二年議准。披甲五十三用刀扎傷該管官塞克圖按律斬決一案。刑部具題遲延者。緣例載金刃傷定限保辜。其扎傷本管官者。限內身死。將該犯妻子發遣。限內平復妻子免遣。欲俟塞克圖保辜限滿。始行題達。但兇徒用金刃傷本管官者。無論已未身死均斬決。此等情罪重大之犯。審實即時正法。方足使衆儆懼。

若遲至數月。日久漸忘。何以昭示國憲。至保辜限。專為該犯妻子發遣免遣之分。與該犯無涉。乃因辜限未滿。轉令免徒得延時日。未免過拘成例。嗣後此等案件。刑部審明日。即將本犯具題正法。於本內聲明。俟保辜限滿。將該犯妻子照律分別辦理。○二十三年議准。凡直省部民軍士吏卒。有犯罪在官。不服拘拏。不遵審斷。或懷挾私讎。假地方公事。挺身鬬堂。濟惡逞兇殺害本官者。拏獲之日。凡謀故及毆。俱不論品級。審明已殺者。不分首從皆斬立決。已傷者。為首

照光棍例斬決。為從下手者絞候。其聚衆至四五十人者。仍照定例科罪。○二十八年

諭。刑部彙題本內。謝保兒毆傷騎都尉哈福一案。定擬甚屬非是。軍民毆傷非本管官。原屬例應杖徒。然皆指一時避逅肆毆以賤犯良者而言。今哈福借謝保兒錢文。屢索不還。則其釁起於哈福。事與尋常因故鬭毆無異。乃專以良賤之分。苛覈定罪。此端一開。是職官可不償貧民之債。而平民亦將失貲束手。莫敢誰何。又豈情理所應有。此案着另行定擬。並詳定條例具奏。○嘉慶十六年

諭。此案兵丁楊幗俊因妒姦故殺本管把總李定祥身死。刑部以李定祥自取陵辱。應同凡論。將楊幗俊問擬斬候具題。朕詳覈案情。楊幗俊李定祥先後與楊吳氏姦好。是晚楊幗俊正在楊吳氏家姦宿。適李定祥潛往叫門。楊幗俊即以汛官不應與民婦通姦向其挾制。致彼此爭罵揪毆。楊幗俊先將李定祥戳傷。自知難免問罪。復恨其奪姦。隨起意戳傷李定祥心坎殞命。李定祥係楊幗俊本管營官。如因姦宿民婦。輒將所管兵丁陵辱。以致兵丁氣忿爭毆致命。則是死者有罪。逞兇者本係無罪之人。應以凡論。但科其

故殺之罪。今李定祥楊幗俊同與楊吳氏通姦。均係有罪之人。楊幗俊因妒姦逞忿。刃斃本官。干名犯義。目無法紀。若竟以凡論。殊覺無所區別。楊幗俊一犯。問擬斬候。秋審情實。亦必予勾。著即行正法。嗣後遇有兵丁故殺本官之案。若兵丁亦係犯罪之人。與本官犯罪同。著照例問擬斬候。仍請旨即行正法。

十九年

諭。步甲凌柱先因毆死伊妻擬絞援減。今又乘醉逞兇毆傷本管官。情殊兇橫。該部擬以發黑龍江充當苦差。先枷號三箇月。尚不足示懲。凌柱著永遠枷號常

川游示九門儆眾。嗣後步甲內有怙惡不悛逞兇毆本管官者。即照此例辦理。

佐職統屬毆長官。凡本衙門首領官及所統屬官毆傷長官者。各減吏卒毆傷長官二等。不言折傷者。若折傷不至篤疾。止以傷論。佐貳官毆長官者。不言傷者。即傷而不至篤疾。止以毆論。又各減首領官之罪二等。若減二等之罪。有輕於凡鬭。或與凡鬭相等。而減罪輕者。加凡鬭一等。為其有統屬相臨之義。篤疾者絞。監候死者斬。監候

上司官與統屬官相毆。凡監臨上司之佐貳首領官。與所統屬之下司官品級高者。及與部

民有高官而相毆者。並同凡鬬論。一以監臨之重。一以品級之崇。則不得以下司部民拘之。若非相統屬官品級同。自相毆者。亦同凡鬬論。

九品以上官毆長官。○凡內外九品以上官。毆非本管三品以上之尊官者。不問長官佐貳。杖六十徒一年。但毆即坐。雖成傷至內損吐血亦同。折傷以上。及毆傷非本管五品以上。若五品以上毆傷非本管三品以上官者。各加凡鬬傷二等。不得加至於死。蓋官品相懸。則具罪重。名位相次。則具罪輕。所以辨貴賤也。

拒毆追攝人。○凡官司差人下所屬追徵錢糧句

攝公事。而納戶及應解公事人抗拒不服。及毆所差人者。杖八十。若傷重至內損吐血以上。及所毆差人或係職官。或係親屬尊長。本犯毆罪重於凡人鬭毆者。各於本犯應得重罪上。仍加二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至篤疾者絞監候。死者斬。監候。此為納戶及應解公事之人。本非有罪而恃強違命者而言。若稅糧違限。公事違錯。則係有罪之人。自有罪人拒捕條。

刑部

刑律闘毆 毆受業師 威力制縛人 良賤相毆 妻妾毆夫

毆受業師○凡毆受業師者。加凡人二等。死者斬。凡者非徒指儒業。百工技藝亦在內。儒師終身如一。其餘學未成或易別業則不坐。如學業已成罷。亦與儒並科。○附律條例

一凡僧尼謀殺受業師者。照謀殺大功尊長。已殺者斬決。已傷者絞決。已行未傷者流二千里。毆故殺者。亦照毆故殺大功尊長律斬決。謹案此條雍正三年定

一凡僧尼道士如因弟子違犯教令。以理毆責者。照尊長毆卑幼

律非折傷勿論。折傷以上減凡人三等。至死者照毆殺堂姪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僧尼毆受業師。亦照卑幼毆大功尊長律問擬。若僧尼道士因姦盜別情謀殺弟子者。無論已傷未傷已殺未殺。悉照凡人分別定擬。其有挾嫌逞兇故殺弟子及毆殺內執持金刃兇器。非理扎毆致死者。亦同凡論。匠藝人等致死弟子者。亦如之。謹案此條乾隆十九年定

一凡謀故殺毆殺及毆傷受業師者。業儒弟子。照謀故毆殺及毆傷期親尊長律。僧尼道士喇嘛女冠及匠藝人等。照謀故毆殺及

毆傷大功尊長律。分別治罪。如因弟子違犯教令。以理毆責。致有殺傷者。儒師照尊長殺傷期親卑幼律。僧尼道士等照尊長殺傷大功卑幼律問擬。若因姦盜別情謀殺弟子者。無論已傷未傷。已殺未殺。悉照凡人分別定擬。其有挾嫌逞兇故殺弟子。及毆殺內執持金刃兇器非理扎毆致死者。亦同凡論。謹案此條嘉慶六年定

一。凡謀故毆殺及毆傷受業師者。業儒弟子。照謀故毆殺及毆傷期親尊長律。僧尼道士喇嘛女冠及匠藝人等。照謀故毆殺及毆傷大功尊長律分別

治罪。如因弟子違犯教令。以理毆責致死者。儒師照尊長毆死期親卑幼律。杖一百徒三年。僧尼道士喇嘛女冠及匠藝人等。照尊長毆死大功卑幼律擬絞監候。如毆傷弟子。各按毆傷期親卑幼大功卑幼本律問擬。若因姦盜別情謀殺弟子者。無論已傷未傷。已殺未殺。悉照凡人分別定擬。其有挾嫌逞兇故殺弟子。及毆殺內執持金刃兇器。非理扎毆致死者。亦同凡論。謹案

此條嘉慶十六年定

一。凡僧尼故殺弟子者。照故殺大功卑幼律擬絞監候。謀殺已行未傷者。依故殺罪

減二等。傷而不死者減一等。已殺者依故殺律擬絞監候。若止毆傷。亦照毆卑幼非折傷勿論律勿論。折傷以上。減凡人三等。毆死者。照毆殺堂姪律杖一百流三千里。若僧尼毆受業師至篤疾者。亦照毆大功尊長至篤疾律擬絞監候。傷者照毆大功尊長律杖八十徒二年。折傷以上者。加凡鬬傷一等定擬。(謹案此條乾隆十三年定嗣於乾隆十九年奏定斬例此條刪)

○(歷年事例)康熙二十五年定。凡僧尼有殺其師者。即處斬。為從者擬斬監候。秋後處決。

○雍正三年

諭。朕每覽刑部所奏罪犯案內。多有僧人不法致干憲
典者。為僧無清淨心。行宄頑事。則其非僧也必矣。朕
嘗覽釋氏之教。雖不足為治世理民之用。而空諸色
相。遺棄榮利。有戒定慧之學。有貪嗔癡之戒。為說雖
多。總不出乎寡慾攝心。戒惡行善四端。為大要也。為
其徒者。雖有為禪為律為講為持誦之不同。然莫不
以四端為本。至於混迹僧徒。實非僧行者。飲酒食肉。
肆為不法。有應赴馬流鏖頭挂搭闖棍江湖揑怪煉
魔潑皮等名色。皆敗壞僧教。甘為非法。何得稱佛門
弟子乎。若概以僧目之。則苗莠弗辨。涇渭莫分矣。朕

非為僧人正其名色蓋覈名實辨是非國家勸懲之法不可忽也爾部行文直省嗣後凡遇緇流犯法須按是何名色之僧人入案呈奏審擬定罪若既稱戒僧有干犯法紀之事必嚴加治罪

威力制縛人○凡兩相爭論事理其曲直聽經官陳告裁決若豪強之人以威力挾制綑縛人及於私家拷打監禁者不問有傷無傷並杖八十傷重至內損吐血以上各驗其傷加凡鬭傷二等因而致死者絞監候若以威力主使他人毆打而致死傷者並以主使之人為首下手之人為從論減主使一等○附律

條例
一。在京在外無籍之徒。投託勢要。作為心腹
誘引生事。綁縛平民。在於私家拷打。賺騙財物
者。枷號一月。發煙瘴地面充軍。勢要知情並坐。
誘引依故殺綁縛拷打依威力賺騙財物依恐嚇從重科罪須四事俱全方引此例。謹案此條係原例其小註乾隆五年增 ○一。旗下家人莊頭等有在外
倚勢害民。把持衙門。霸占子女。將良民無故拏
至私家綑縛拷打致死者。除本犯照律例從重
治罪外。若係
內府之人。將該管官交該部議處。係王貝勒貝子
公家人。將管理家務官亦交該部議處。係民公

侯伯大臣官員家人。將各主交該部議處。係平
人鞭一百。謹案此條雍正三年定○一凡不法紳衿。私置
板棍擅責佃戶者。照違
制律議處。衿監吏員。革去衣頂職銜。杖八十。地方官
失察。交部議處。如將佃戶婦女占為婢妾者。絞
監候。地方官失察徇縱。及該管上司不行揭參
者。俱交部分別議處。至有姦頑佃戶。拖欠租課
欺慢田主者。杖八十。所欠之租。照數追給田主。
謹案此條雍正三年定一凡不法紳衿。私置板棍擅責佃
戶者。官員照違

制律議處餘罪收贖衿監革去衣頂杖八十亦照例准其收贖如將佃戶婦女姦占為婢妾者絞監候如無犯姦情事照略賣良人為妻妾律杖一百徒三年婦女給親完聚該地方官不豫行嚴禁及被害之人告理而不即為查究者照徇庇例議處至有姦頑佃戶抗欠租課欺慢田主者杖八十所欠之租照數追給田主謹案此條係乾隆五年改定四十二年於姦占上增强行二字

○一凡主使兩人毆一人數人毆一人致死者以下手傷重之人為從其餘皆為餘人若其人自盡則不可以致死之罪加

之。止照所傷擬罪。如有致死重傷。及成殘廢篤疾者。依因事用強毆打例發近邊充軍。謹案此條乾隆五年定

良賤相毆○凡奴婢毆良人。或毆或傷或折傷傷者。加凡人一等。至篤疾者。絞。監候死者斬。監候其良人毆傷他人奴婢或毆或傷或折傷篤疾者。減凡人一等。若死及故殺者絞。監候若奴婢自相毆傷殺者。各依凡鬭傷殺法。相侵財物者。如盜竊強奪詐欺誆騙恐嚇求索之類不用此加減律。仍以各條凡傷殺法坐之毆。若毆內外緦麻小功親之奴婢。非折傷勿論。至折傷以上。至篤疾者各減毆傷

凡人奴婢罪二等。大功（親之奴婢）減三等。至死者（不問緦麻小功大功）杖一百徒三年。故殺者絞。（監候）過失殺者各勿論。若毆（內外）緦麻小功親之雇工人。非折傷勿論。至折傷以上。（至篤疾者）各減凡人罪一等。大功（親之雇工人）減二等。至死及故殺者（不問緦麻小功大功）並絞。（監候）過失殺者各勿論。（雇倩傭工之人與有罪緣生為奴婢者不同。然而有主僕之分。故以家長之服屬親疏論。不言毆期親雇工人者。下條有家長之期親若外祖父母毆雇工人律也。若他人雇工者。當以凡論。）

○附律條例

一凡奴僕毆辱職官者。家長笞五十。係官交部議處。（謹案此條雍正三年定）

○一凡遞回原籍之犯。不思悛改守分。仍在地

方生事。與人鬬毆。致被毆斃者。如初次遞回之人。下手者各依應得之罪減一等科罪。二次遞回之人。下手者減二等科罪。三次以上遞回之人。下手者減三等科罪。其毆傷者。下手之人亦按每遞回一次減一等科罪。儻遞回人犯。復有行兇為匪等事者。俱加倍治罪。若已改悔守分。而他人或以舊忿私讎擅行毆斃者。仍照律治罪。其遞回原籍之後。令該地方官嚴行管束。每年將遞到人犯數目。及有無生事出境之處。出具印甘各結。一併造冊報部查覈。如有逃脫出

境者。按名議處。仍著該地方官勒限一年緝拏。逾限不獲者。亦按名分別議處。儻已脫逃該地方官捏稱並未出境及該管上司知而不舉者。俱交部照例議處。謹案此條雍正三年定。乾隆五年刪。○歷年事例康熙十五年議准。官員毆死族人奴婢者。降一級留任。故殺者。降一級調用。追人一口給主。持刃殺死者。革職。鞭一百。折贖。平人毆死族人奴僕。枷號一月。鞭一百。故殺者。枷號兩月。鞭一百。追人一口給主。持刃殺死者。枷號三月。鞭一百。○十八年議准。官員殺死他人奴僕者。革職。追人

一口給故主。故殺者。照律擬絞監候。一十一年議准。官員毆死族人奴僕者。降一級調用。故殺者。降二級調用。追人一口給主。持刃殺死者者。革職。鞭一百折贖。平人毆死族人奴婢者。枷號四十日鞭一百。故殺及持刃殺死者。枷號三月鞭一百。追人給主。

妻妾毆夫。凡妻毆夫者。但毆即坐杖一百。夫願離者聽。須夫自告乃坐至折傷以上。各驗其傷之重輕加凡鬭傷三等。至篤疾者。絞。決死者斬。決故殺者凌遲處死。兼魘魅蠱毒在內若妾毆夫及正妻者。又各加妻毆夫罪

一等。加者加入於死。（但絞不斬於家長則決於妻則監候若篤疾者死者）其夫毆妻非折傷勿論。至折傷以上。減凡人二等。（須妻自告乃坐）先行審問夫婦。如願離異者。斷罪離異。不願離異者。驗（所傷應坐之）罪收贖。（仍聽完聚）至死者絞。（監候故殺亦絞）毆傷妾至折傷以上。減毆傷妻二等。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妻毆傷妾。與夫毆妻罪同。（亦須妾自告乃坐）過失殺者。各勿論。（蓋謂其一則分尊可原。一則情親當矜也。須得過失實情。不實仍各坐本律。夫過失殺其妻妾及正妻過失殺其妾者。各勿論。若妻妾過失殺其夫。妾過失殺正妻。當用比律過失殺句。不可通承上二條言。）若毆妻之父母者。（但毆即坐）杖六十徒一年。折

傷以上。各加凡鬬傷罪二等。至篤疾者絞。監候死者斬。監候故殺亦斬。謹案末節原文若毆妻之父母者杖一百。折傷以上各加凡鬬傷罪一等。雍正三年奏定。○附律條例

一。凡妻毆本夫。如本夫親告。又復願離。恩義已絕。應按律的決。不得勒追本夫銀兩。代妻納贖。如本夫不願離異。及正妻毆妾至折傷以上。仍依律科斷。概准納贖。至妾毆夫及正妻。依律分別定擬。杖罪的決。餘罪收贖。謹案此條乾隆七年定 ○

一。妻過失殺其夫。妾過失殺家長。俱比照子孫過失殺祖父母父母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妾過失殺正妻。比照過失殺期親

尊長律杖一百徒三年。俱決杖一百。餘罪收贖。

謹案此條乾隆八年定

一。妻過失殺其夫。妾過失殺家長。依例贖流決杖外。均不許改嫁。其有內外親屬無可依靠。不能存留者。該族保人等呈報地方有司查明。當官嫁配。違者均照嫁娶違律治罪。

謹案此條乾隆二十六年定。三十二年因新例均擬絞立決。此二條應刪。惟前條妾過失殺正妻以下。係現行之例。錄出列為專條。

○一。妻過失殺其夫。妾過失殺家長者。俱擬絞立決。一。妾過失殺正妻。比照過失殺期親尊長律杖一百徒三年。決杖一百。餘罪收贖。

謹案此二條乾隆三十二年定。原載過失殺例內。嘉慶六年移歸此門。

○歷年事例 乾隆七年奏准。妻妾毆夫之條。凡妻毆夫至篤疾者絞。其未至篤疾。則止於贖銀。若妾毆夫至眇一目折一指。亦止於贖銀。若妻毆妾至篤疾。如律所稱瞎人兩目折人兩肢斷人舌毀人陰陽者。亦止贖銀。假如本夫娶妾。其妻乃瞎其兩目折其兩肢。斷其舌。無所不至。其妾若死。則絞抵矣。又竟不死。依例科斷。則將追勒本夫銀兩。為妻贖罪。若妻毆夫未至篤疾。妾毆夫僅至廢疾。依例科斷。又將追勒本夫銀兩為妻妾贖罪。然則婦人在世。誠可無所不為也。理有

所窃事不可不為改正查婦人非犯姦盜不孝定例俱得納贖是以妻妾毆夫及妻毆妾依律科斷勢必追取本夫銀兩為妻妾贖罪但妻忍毆夫實屬不義如果本夫親告又復願離則恩義已絕自應按律以懲不得勒追本夫銀兩代為納贖若因一時反目氣忿爭毆到官之後本夫原不願離則情猶浹洽准贖以恤其名節是律註内情親當矜之意也至妻毆妾未至折傷律俱勿論折傷以上始應問擬蓋妻之分尊與夫為敵體妾則有服侍之義若以毆妾之故竟

行的決○則妻受辱○夫亦難安○准贖以全其廉恥○
是律註內分尊可原之意也○且婦人贖罪○非出
自本夫○又誰為代出者○嗣後妻毆傷本夫而夫
願離者○俱按律的決○不准贖罪○如本夫不願離
異○及正妻毆妾至折傷以上○應仍依例科斷○概
准納贖○毋庸更正○若妾毆夫及正妻○以卑幼犯
尊○漸不可長○應依律分別定擬杖責的決○餘罪
收贖○○光緒十年○
盛京將軍題張廣財故殺妻父郝甸沅身死一案○
因郝甸沅乘張廣財外出○將其女誆賣○即屬有

罪之人。張廣財雖係郝俑沅緦麻女壻。惟恩義已絕。應同凡論。將張廣財依罪人不拒捕而擅殺以鬬殺論鬬殺者絞律擬絞監候。經刑部查女壻與妻父。服屬緦麻。義絕各依常人論。本為許相告言而設。謂彼此互告。不在干名犯義及自首免罪之列。非謂有犯殺傷。亦可依常人論也。是以鬬毆門内並無此語。後來遇有因義絕殺傷之案。往往因情稍可原。即援引此律以凡鬬論。不照殺傷妻父科罪。辦理已屬從寬。至擅殺擬絞各例。係專指平人致斃姦盜等項罪人

而言。並無殺死有服尊長以擅殺論之條。亦無與義絕妻父相犯得照平人擅殺問擬之文。自未便强為比附。今張廣財因妻父郝甸沅將伊妻郝氏詎賣後。復逼索休書。是郝甸沅自犯義絕。不得復為張廣財之妻父。其被張廣財氣忿用刀故砍身死。自應仍照凡人故殺本律問擬。方與律意相符。即謂郝甸沅詎賣伊妻。殺由忿激。與尋常故殺之案不同。亦止可於秋審時酌量辦理。以示區別。若謂翁壻一經義絕。即屬凡人。既同凡論。其為概包殺傷在內。亦可想見。是

以許相告言之文牽入尊卑鬭毆之內已與律義不符況妻父從妻而有服夫妻之情尚在則翁壻之義即不應遽絕觀逐壻嫁女律云其女斷付前夫則無論已未改嫁均許仍為夫婦可知又上云出居完聚而別無他語則有犯殺傷不得依常人論亦可知且該犯因妻而抱忿是仍以死者之女為己妻並無棄絕之意乃因妻而戕及其所生反得原其受辱難堪之情而曲貸其兇殘犯尊之罪其理安在無論以素有名分之尊長與罪人同論揆之情罪已覺未能允

協設如張廣財逼家休書之時彼此分爭或致郝甸沅將該犯毆斃勢必照罪人拒捕殺人律科罪於理更覺難通再如妻被別項有服親屬誆賣因而致斃其命亦可照擅殺定擬否耶總之妻被人誆賣其夫自不能無忿激之情而女被父嫁賣其事究不得與姦盜同論嗣後致斃義絕妻父母以常人論案件止應按謀故鬬殺各本律定擬如情節實有可原於疏內聲明俟秋審時酌覈辦理已有區分不得再照凡人擅殺科斷以免紛歧而昭限制